

2022端陪你过年 台湾 深度

过年好焦虑：做“逆媳”、被出柜，不完整的人生=失败的人生？

“过年团圆在旧时代来说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年轻世代认为把生活过好比团圆更加重要。”



插画：Rosa Le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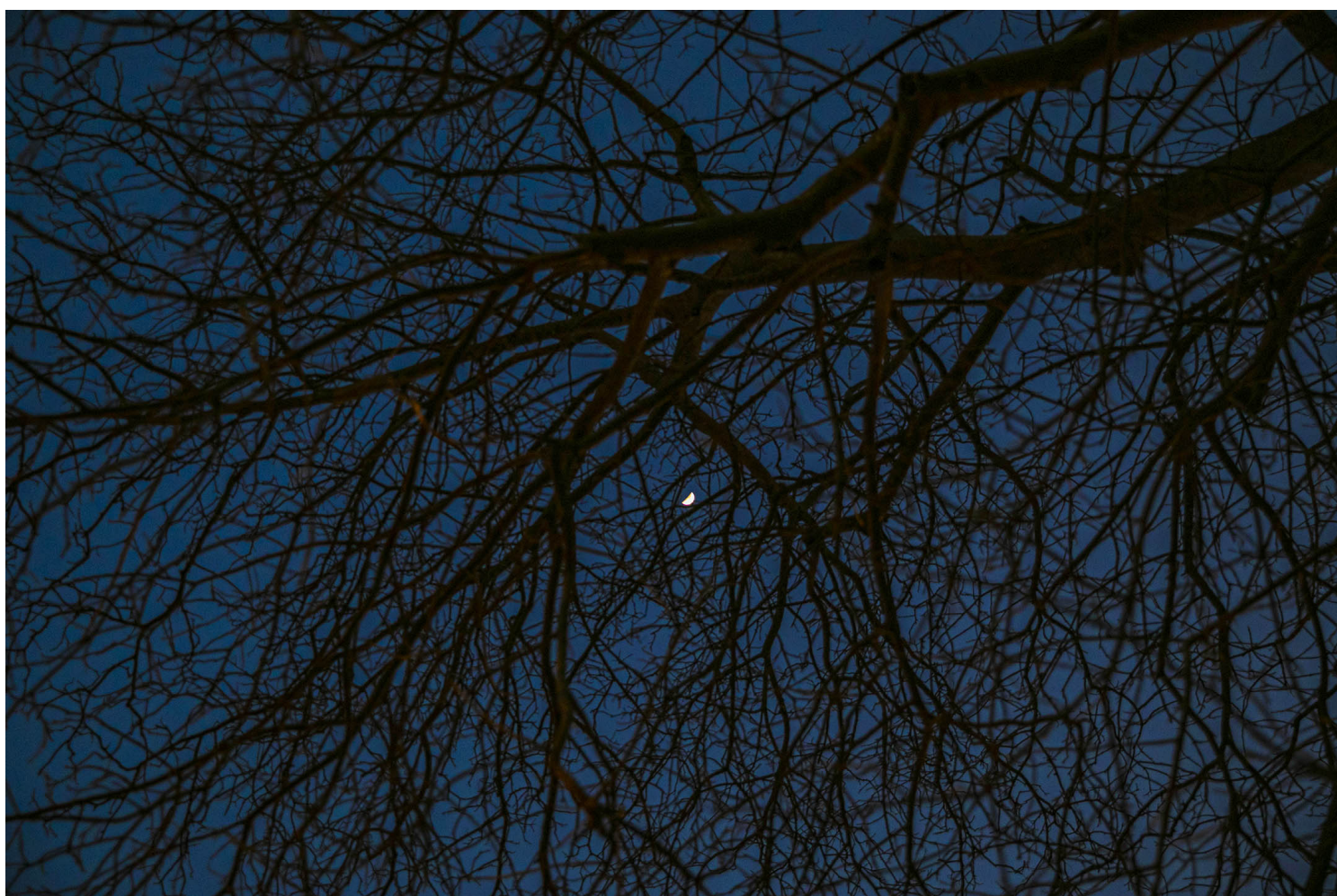
王怡蓁 [+](#)

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| 2022-01-31

每到过年前夕，台湾各大论坛的婚姻版、脸书社团上充斥着求救文，已婚人士讨论的大多数与“过年回谁家”有关，未婚者也经常提到“过年压力”，面对三姑六婆式的问候“有男／女朋友吗？”、“薪资多少？”、“什么时候生孩子？”，“春节返乡恐惧症”、“团圆焦虑”就此产生，各大媒体亦在年前推出生存指南。

那么，焦虑背后指向了哪些困境？人们又会如何处理团圆时的冲突？端传媒采访了四名不同成长背景的人士。无论是否成家、成了怎样的家，他们都面临相同的焦虑：上一代眼中的他们一旦处于人生中的非理想状态，就代表着“失败的人生”，而子女的失败也是父母的失败。

以下是他们的自述：



香港夜空上的一轮月亮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康语嫒（化名）是一名28岁的台北女性，在媒体业工作，已婚两年，目前住在海外。

我在台北长大，父母都是高知识份子，在高教体系工作，政治光谱是中华民国派。我们可以聊得很深入，平常相处大多数时候很愉快，不过，只要触及“传统、权威”就会争执。他们重视传统多过于去思考传统的

意义。我大学时学到“华儒”的概念，我心想，哇这就是我父母。我跌倒了，他们会说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”，我出去玩，他们说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。

他们强调上对下权威的态度，很像一种教义，父母之命不能被违背，遇到意见不合时，父母就是对的。有趣的是，他们觉得自己很开明，不觉得自己很威权，他们在威权时代下长大，受到上一代威权的教育，也许他们也尽力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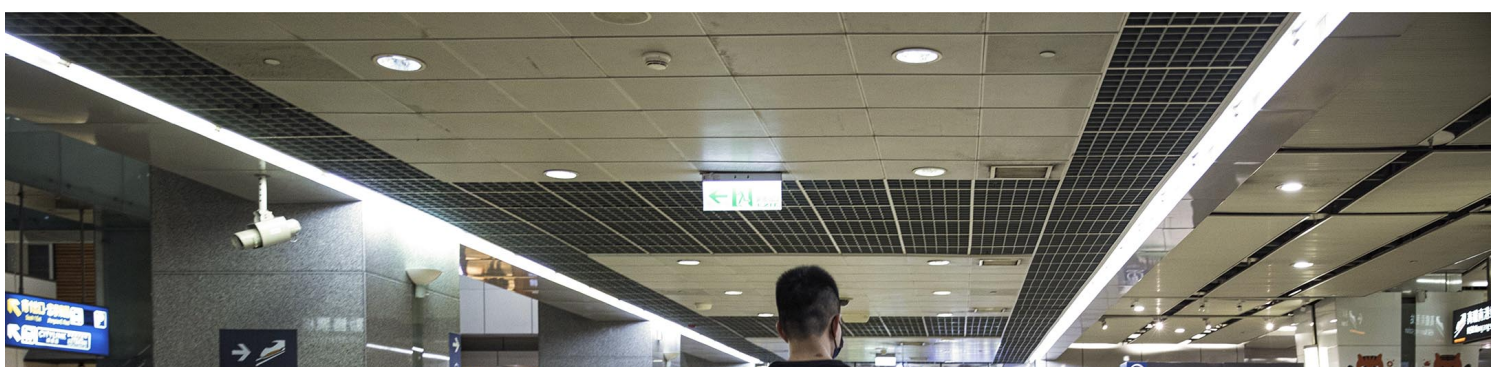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对过年不会太焦虑，结婚前，我希望能跟父母好好沟通，所以我约了父母吃饭，告诉他们，我过年不会去先生家吃饭，他们强烈反对，认为结了婚就应该到男方家过夜，如果没有遵守传统，就是失败的女性，他们也会是失败的父母。我觉得爸爸不挺我，悲伤到去厕所爆哭，父母在我离开时，跟我先生说，她问题很多，请多包容。

他们认为女性应该接受传统，才会比较不辛苦，他们是为我好，可是我真的很想回奶奶家过年，我过去26年来过年的地方。现在是因为我跟先生在海外工作，暂时不用面对“回谁家过年”的难题，但很担心回台湾怎么办。

父母在过年时也各自有焦虑，妈妈身为长媳需要准备年夜饭，她每年过年都很不开心，夫妻就会吵架，儿女却要承受父母的坏情绪。爸爸负责整理环境、招呼亲友、把家人叫回来，要求儿女过年时要有精神，要一起为家庭付出，只要展现稍微懒散的态度，就会招来一顿骂。他们不乐意做这些事，却不得不做，很像一场表演。

我不想去夫家过年也是因为看到妈妈很不开心。我妈妈也承受很多压力，像是娘家也遵循传统，不准女儿初一回家，外婆甚至将家门锁起来，防止女儿进家门。不过，妈妈近年有一些转变，两年前，她要求亲戚各自带年菜到夫家过年，除夕甚至不回去，有一次她选择出国旅游，疫情时就一个人待在家，爸爸自己回去。

我不喜欢他们的华儒价值观，他们中毒很深又很缺爱，但他们是我的父母。所以我得用面对不同文化、宗教的态度来同理他们。





林可强在高铁站准备回乡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林可强（化名）是29岁的高雄男性，单身，在台北的公部门工作。

我在高雄长大，直到研究所到台北念书、工作。六年来，我很少回家，因为一回家就会吵架，小别胜新婚，不要太常见面，过年就不得不回去。

我的父母是一般上班族，他们想法很保守，却假装开明，常开空头支票，说会投资我跟哥哥的未来，时间到了，他们却说没办法。

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，他们都明显疼爱哥哥更多，可能因为哥哥是长孙，家族里的亲戚也都对他很好，忽视我的存在，就是人家说“老二照猪养”吧。

父母透过很多行为控制我，像是高中三年级要大考前，他们借口要监督我念书，要求我搬到他们房间一起睡。

选大学科系同样也受到父母控制，我很在乎他们，想以他们优先，念了不是我第一志愿的学校科系，浪费了四年的时间。他们事后也有些后悔，却否认他们所做的决策，先指责我考不上国立的医学院，接着要我接受一切，学会放下。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搞砸我的人生，却要我自己负责”，他们很受伤，但我只能这样表达愤怒。

最严重的冲突，发生在我大一时。父母从我小学就知道我的邮件帐号密码，他们一直登入偷看我的信件。我当时参加了同志社团，社团寄信给我，因此这个天大的秘密就被他们发现了。

“你回去回家” “你当时住校” “你到纽约这辈子运气最严重的” “一通电话” “我大概就知道他们发现我是同

“你周末回家一趟。”我当时任权，接到妈妈这辈于语气最严肃的一通电话，我大概就知道他们发现我是同志了，我人生最害怕的就是他们知道我是同志。

父母得知我是同志后，表情很落寞，父亲甚至转身离开家里。我妈睡前一直哭，问我说：“我怎么会把你生成这样？你还有可能变成异性恋吗？”从此以后，他们都一直在找原因。他们一直都希望我能结婚生子，期待我是双性恋，有一天会跟女生结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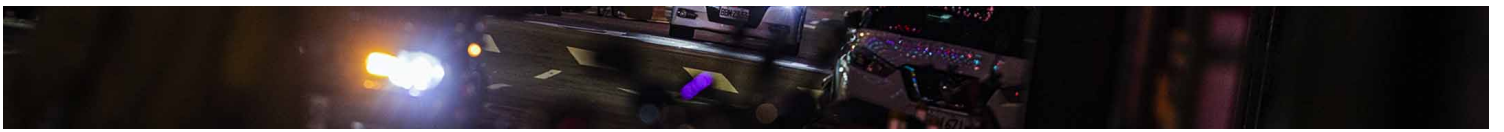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家是很大的家族，晚辈长大后，只有过年才会见面。我觉得南部人好像不忌讳问私事，不只长辈过度询问私事，平辈之间也会问我薪水多少？有没有对象？我觉得这些话题很尴尬，总是模糊带过。

长辈的热情、好客也代表他们会过度探问隐私，加上长辈的孩子是医生、老师，很优秀，大家族总要我们向表哥、表姐看齐。

有些感情比较好的平辈知道我是同志，但家族聚会时他们不会刻意提这些事。倒是妈妈会一直告诉姐妹们，她认为这是家丑，却喜欢外扬。过年时，阿姨一见面就问我同志的事，但我感觉她是好奇，就平和地回答她想知道的事。至于有没有另一半，我总是用工作很忙，没时间交往带过。可能我哥哥也还未婚，父母比较着急他的婚事。

明明家族之间就有心结，我家经济也不是很宽裕，但爸妈就要打肿脸充胖子，给很大包的红包。过年就是表面和气，实际上各怀鬼胎，一群骗子的聚会。我宁愿一家四口过年还比较开心。





台北市的新年灯饰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丁书凡（化名）是一名在台北长大并定居的30岁台北男性，单身，自己创业，是科技公司执行长。

我的父母都是高知识分子，就读台湾前几志愿的名校。父亲自己开公司，母亲是作家。他们以往对我的感情抱持开放的态度，还说过一辈子不结婚也没关系。不过，这个情况在这两年有了巨大的改变，让我怀疑他们的开明是假装的还是他们变了？

爸妈这两年很关心我的感情生活，甚至到了干涉的状态。我妈比较会说话，她跟我说，你很优秀，如果没有后代继承家业，没办法跟孩子分享你的荣耀。我爸因为专业领域的缘故，非常在意优生学，他总告诉我：“我挑了你妈妈这么聪明的女人，所以你才会那么优秀”，他要求我的对象要“健康、聪明、长得高、脾气好”，但我总是跟温柔又漂亮的女孩子交往，不符合他的条件，让他很不满。我面对父母很冲，我会叫他们闭嘴，我爸一生气，就会争执。

有一次，我带女朋友回家，我爸只看见她的鞋子，就传来一大串教训我的信息，我妈事后说，那女生的鞋那么小，一定很矮，所以你爸很生气。

我身为长子、长孙，父母跟父执辈都对我抱持莫大期待，最主要还是在婚事上。过年时，他们总会念我都到了适婚年龄怎么还不找对象结婚。我耐心对叔叔说，依我的条件，到了40岁还是能找到25岁年轻又漂亮的女孩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但叔叔听了就很不高兴。

我家过年没有特定习俗，晚辈甚至不需要回爷爷家，可能是我爸妈自诩为新时代知识份子，认为传统文化很无聊，晚辈不需参与。不过，矛盾的是，他们既开明又被传统礼教束缚，特别是在“成家”这件事上。

过年时，跟叔叔、婶婶聚餐，婶婶会先开第一枪：“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怎么没带回家？”我会友善一些打哈哈，父母见状也参战，我对他们就不客气了，所以这两年过年，总是冲突收场。

父母认为，家庭、伴侣、孩子是人生最主要的拼图，但我不认同。这不代表我不想结婚，而是目前没找到适合的对象，我也很焦虑，却没办法与他们和谐共处。其实我也认同父母所说，目前是适婚年龄，该想婚事，但他们总会用下指导棋的方式跟我沟通，让我很不舒服，我也没办法跟他们诉说我的心情，在这样不善表达情感的家庭中，只能用反抗来表达不满。



翁丽淑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翁丽淑在台南长大，北上求学。于新北市鹭江国小担任教师，也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理事，曾参选2018年的立委选举。目前她与先生、三名儿女住在新北市。

我的父母都是劳工阶级，他们都70岁了，直到现在还是为子女操烦。在家庭中，我表面上是最不需要父母担心的对象，有稳定的工作，已成家生子。他们更担心我未婚的弟弟，我妈认为这代表她是失败的母亲。我爸对子女焦虑比较少具体展现，可能上一代的男性不善于表达。

我妈对我最担心的一次，是我回台南参与废除死刑的活动，她很震撼，直说“妳忙的事很不对劲”，她认为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面对没办法沟通的状况，我就很少告诉她们我参与的活动，也不会跟他们说在学校没多少有共识的同事，只会告诉他们我的工作很好，不用担心。

上一代不断追问子女“什么时候结婚、生小孩”这类很私人的话题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话题，问候只剩下人生大事，也因此给晚辈们带来莫大压力。我认为，在“华人文化”影响下，关心别人的家庭关系、隐私，比起生命连结以及价值取向来得重要。像我跟朋友聚会，可能是聊香港目前的政治议题，关心彼此的工作状况，但长辈只剩下探人隐私。结婚之后，涉及到更多关系，也因此让人更加焦虑。

公身斗斗：“不完整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。而子女的失败也就代表父母的失败。”——她押了女儿的成败打

父母认为：一个完整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，而子女的失败也就代表父母的失败。上一代把子女的成败扛在身上，没有将子女视为独立的个体，直到现在，我在教学现场中，也看到年轻的父母将自身焦虑与孩子成就绑在一起。如果孩子考试考差了，父母会很着急，认定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，将自己的情绪也放在孩子身上；相反的，如果父母能区分清楚分数差不代表他们的教育有问题，就可以比较理性的去面对孩子的成绩，了解他的学习状况。

过年团圆在旧时代来说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年轻世代认为把生活过好比团圆更加重要。两代间明显关心的课题不同，彰显了世代差异。

过年有许多习俗明显存在性别问题，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只能在初二回娘家，初一回去会带衰。长辈既要用情感绑住下一代，却对嫁出去的女儿“去连结”。近年来，各地县市政府推动性别平等观念，邀请我跟其他讲师去演讲，现在认为只能“初二回娘家”的人变少了，大家较能破除这个迷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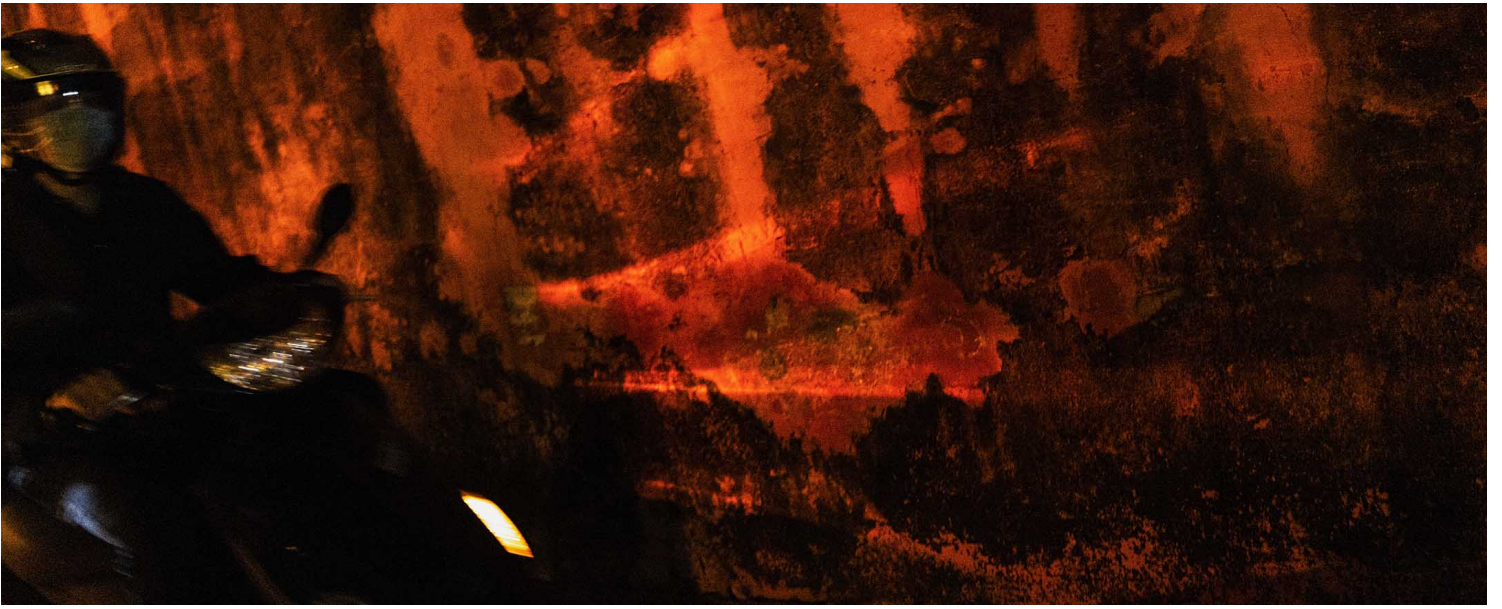
甚至有人跟我分享如何当“逆媳”，第一种就是装死、拉黑，让先生带着孩子回夫家；第二种是叫餐厅的年菜，不用煮饭也不需洗碗，大家都轻松。就算长辈不满，一、两次后也就习惯。如果因为太太当逆媳而导致夫妻关系不佳，那夫妻间可能原本就有很多状况，不会只因为过年争执。夫妻就是要合作，毕竟女性在家庭中会承受较多的压力，男性要能一起想办法化解。

我已经历过“关系革命”，夫家也没给我很多压力，很幸运，所以目前对于过年的焦虑没那么大。

上一辈应该要找到自己的快乐，我妈都70岁了，应该颐养天年，却还是天天操心子女。下一代应该要去理解长辈们成长的环境，同理他们，聊天的话题可以尝试往他们感兴趣的事，像我妈喜欢投资股票，我会鼓励她，也会跟她聊，这样话题就不总是围绕在焦虑的部分。

长辈对于世界的变动会感到害怕，我生第三胎时，爸爸北上陪我，我叫他出去帮我买奶瓶刷，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他却买了非常贵的奶瓶刷，因为店员问他要不要用手机加入网路会员、集点让他很困窘，丢了钱就跑。现在的信息太多、变化太快，长辈跟不上，也不愿承认自己不懂，所以晚辈要多释出善意去回应长辈，“给彼此空间的同时，小孩也要追父母一下”。





一架机车经过台南一面红墙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